

## 小时看书(下)

□ 朱洪涛

杂志为《散文》,忘了如何喜欢的,只是觉得它很特别,跟教科书上的课文很不一样。尤其是每期的卷首语,短而精致,很有一些道理,自己却写不出来。那时的高中每周日下午都会放半天假,这个时候我都会到学校后面的小书铺看它,里面有一篇文章曾给我久久的冲击,就是王陆的《一九七八之恋》。作者回忆了七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情怀如何被现实击得粉碎而荡然无存的过程。王陆引用俄国作家左琴科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来证明信念不死。文章写得很平缓,情感却很厚重。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其中一个细节为作者碰到曾经的大学女同学,今时不同往日,她以操皮肉生意为业了。王陆没有过多的谴责,但我能体会作者心有戚戚,不知说什么好的尴尬与无奈。这篇文章让我第一次产生了给作者写信的冲动,等构思好久怎么写时,看到后面一期杂志中刊登了一位高中生给作者的信,信的抬头是寄给编发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汪惠仁,发现想表达的意思都被这位写信者说了,便也作罢。除了文章本身吸引人,《散文》不插广告,装帧淡雅,脱俗而不群。

高中生活自然不能只有《散文》,否则太过单调。幸好有一位相熟的同学,姓名陈希,人胖,送他外号“希胖”。我俩对所谓的文学都抱有一点小热情。两人经常“切磋”,所谓切磋现在回想起来显得相当之傻帽与可爱。就是比试谁记的中外作家名字多,作品多。希胖总会用谨慎的眼神瞅着我问“你知道马克·吐温的原名叫什么吗?”“你知道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是谁?”他会说出很多“你知道……”的句式来严肃地考问我,如果我一旦说不知道,他马上会说,这你都不知道!你回去再看书吧!他等着我应战,“是不是

叫塞穆尔·朗荷恩·克莱门斯。”“芥川龙之介是不是很早就死了,写过《鼻子》……”,三岛由纪夫我确实不知道,但我试探地问,他是不是一个日本作家。希胖居然点头了。等三个问题回答完,希胖嘴巴动了动,不言语。我俩这种游戏其实就是争胜,装腔作势罢了。我知道马克吐温的原名来自语文书的脚注,知道芥川来自《中学生》杂志的介绍。为了胜过希胖,我暗地里下了一些功夫,从书刊中记住了不少外国作家名字,而且越长越好,什么希门内斯、阿赫玛托娃、阿·托尔斯泰等等。后来觉得光记名字是没用的,还是看作品比较好,否则怕没底气。但县城书店少,也没想过要去买,觉着可以跟语文老师借看。

我的高一语文老师是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女性,说标准的普通话,写不俗的字。当时听说她在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但教课十分认真,并没有顾此失彼。在一次早读的时候,她走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老师我想看《马桥词典》。不知是声音小,还是她没听清楚,她回答,用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了。第二次,又向她借《白鹿原》,她没有说话,只说让我等等。过了些天,她拿来一本半新半旧的《白鹿原》,叮嘱看这类小说要注意。我狐疑她为什么说这话。等把小说看完才明白,她是怕我想歪了。说实话,那时看《白鹿原》也就记得前面这几页很夸张的性描写。懂得小说具体的表达是到大学之后的看重。这也说明我看书理解力太差。我到今天还对这位语文老师抱有很好的印象,因为她可能理解我爱看书,但从来不批评不压制我。

现在觉得读书要天机流畅,要有一股热气腾腾的劲头,要是一上来就分析这分析那,弄得没有活气,自然就失了流利之感。感动,好奇,想象,新鲜,这些要是不知所终了,肯定是一种小悲哀。实在不明白是人长大变得深沉了,还是被手术刀式的训练钝没了。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平常事,最好的状态,便是有会于心。

恶的卑劣手段。

由于解放不久,社会上残存着不少崇美、恐美思想,有人说:美军已将先进武器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小米加步枪”还能打赢吗?反对的人说:美国兵是少爷兵,一怕冰雪严寒,各自钻睡袋,容易被抓。二怕伙食不好,盼不来运送罐头的飞机,心想开小差。三怕丢掉性命,怀里都揣着印有多国文字的“保命书”,要求饶上一命。日报上指出:美帝只是一个“泥足巨人”,正义必胜,我们必胜!图画老师在课上增加了漫画内容,记得在学画美军头子麦克阿瑟时,他要我们抓住三个面部特征:鹰爪鼻、大墨镜与叼烟斗,反正形象丑恶,藉以泄恨。唱歌老师先后教唱《志愿军战歌》和《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至今依然能背出,前一首“雄赳

## 心海晨曲

2004年的初秋,我骑着自行车,带上简单的行李,到元和路98号(常熟理工学院)报到。窗间过马,十五年已过。

高中时,我选的是文科。我对文科有兴趣,成绩也不错,愿望是去那座喜欢的城市,读英语师范。每一步,也确实都在往那个方向走。但,心心念念的事,或许,往往做不成。2004年,542这样的数字,注定要和一些东西擦肩而过。我留在了这座小城,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门。

大学开学,有一种隐隐作痛的味道。幸运的是,人文学院的老师都很好,他们为我们创设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构建民主互动的教学对话,让学生享受自由的写作,鼓励学生有创意的表达……以及同这所学校初初相遇,便感受到的“求真”和“致远”,都催生心间的光亮。这光亮拔节生长,帮助我在困顿之中,努力寻求人生的意义,做出新的人生选择,开始懂得用一种坚实的力

量去拥抱每一个拥有着的纯净、灿烂的日子。

大学,只是一段经历。离别,是早已注定的了。在2008年最后的那个学期,我努力备考,投递简历,安静地等待着离场。然而,所有的选择,都落空了。就在某个茫然四顾的午后,有人“截”住了我。他皱着眉头,语词恳切,他说:“你这

## 昨日记

□ 霍进芳

个孩子,真让人着急……”“孩子,要出去找工作,校园不是避风港”。

生活对我实在太好,好似总会有人,这样匆匆而来,留下温暖。那一天,我沿着熟悉的校园路径,从东湖到元和,从元和到东湖,走了一圈,然后,就那样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告别了纯真的青春年华。

很戏剧性地,出了校门不久,我就有了落脚之处,在小城一隅,从事剧目创作。不过,戏剧这一艺术门类,有它自己

的创作规律,你要传递什么样的戏剧观念,用什么样的故事来承载……都需要反复摸索,不断推敲;你还得会推销自己的作品,剧目搬演上舞台才是最终的完成……克服先天不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大学四年,在我心间种下的温暖和光亮,时时慰藉我,也时时提醒我,要做的都是本分,要更用功的学习和工作,要张开眼睛,深入生活,保留一些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和人性深处的独立的思考,把那份温暖和光亮传递出去。

2010年的秋天,遇见了我的先生。所有的遇见,都有原因。我和母校的缘分,也从此一直维系着,继续着。

今天是6月18日,是十一年前我拍毕业照的日子。草草写下这些关于“昨日”的文字,想借校报这一方我情有独钟的园地,向一路照拂我的师友道一声谢谢,也想说,我对母校的爱,从未离开。

(作者系我校2008届毕业生,现供职于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Chen Qu

藤廊晨影

黄辛园 摄

## 朝花夕拾

中美贸易摩擦近日愈演愈烈,让我想起抗美援朝时候的一些情景与故事。

1950年秋,我在苏州海红小学读六年,在周会、班会上,洪仁骧教导、薛昌成班主任十分重视读报讲报,他们多次讲到朝鲜形势,对于美帝国主义纠集10多国雇佣军、打着联合国旗号猖狂北进的罪行,予以愤怒谴责;对于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跨江杀敌的壮举,大加赞颂。当时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帝国主义始终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它悍然派出飞机越过图们江、鸭绿江,把炸弹扔到我国东北的边区地带,杀害人民。记得语文课上曾发下一篇补充教材,叫做《血债要用血来还》,体裁是“鼓词”,如泣如诉地向世人控诉了美机滥杀我国渔民的血腥暴行,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想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和穷凶极

## 相似的历史

□ 巫放

败那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把反动势力连根拔那个连根拔!”两首歌都强调必须紧密团结,也都表达了保卫全球和平的意愿。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五大战役,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迫使美军退回到三八线,在开城举行和谈,然而,美

方在和谈期间暗下调兵换将,犹作困兽之斗。毛泽东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热爱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我方遵照中央的指示,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谈,开门;打,奉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一方面打出了“上甘岭”等著名战例,另一方面坚持原则岿然不动。美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休想获取。最后,他们黔驴技穷,只落得一声哀叹,不得不承认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终而垂头丧气地签下了和约。

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当年美方认为中国百废待兴不会出兵迎战,认为中国武器落后不会奏捷获胜;如今美方认为只要一搞贸易战中国就会趴下,只要一高举

霸凌大棒、一祭出极限施压,中国就会服输。他们真的是在白日做梦!抗美援朝时,百万志愿军在前方英勇作战,更有亿万勤劳人民在后方全力支援。记得那时的街头巷尾,曾经为了多造飞机大炮而设点募捐,连我们小学生也都积极地奉献出一片爱心。如今建国7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40年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试问,已趋没落的美方,那些鹰派的梦吃还能够兑现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方无视历史、背离时代、戕害人民,倒行逆施,可谓螳臂挡车,必定玩火自焚!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当惊世界殊;反霸权,五洲风雷激;展红旗,风景这边好。我们要遵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